

七日談

(廣東篇)

年輕人一旦迷上戲劇，就很容易生出幻夢：「讀劇」再過癮，也不如自己編個劇。

青春本是造夢時，哪個年輕人沒有夢想呢？我十八歲就入了新聞之門，眼界是打開了，生活閱歷也日漸豐富，這對造夢是有利條件；但是搶新聞趕稿子爭分奪秒，又令我無暇他顧。現在回想起來，彼時一定有不少奇思妙想，剛一萌發就被客觀現實給湮滅了。

幸好，還可以抽暇去淘書——有一段時間，我不光專注於淘劇本，也留意去淘那些與編劇有關的舊書。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舊書店裏，早年出版的蘇聯圖書佔有相當大的比重。我在天津日報資料室清架處理的圖書中，就挑選了好幾本蘇聯的電影理論書，如B·日丹著的《銀幕上的蘇軍形象》（時代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初版）；亞力山大洛夫等著的《蘇聯電影教育》（中央電影局一九五三年七月初版）；還有一本以被暗殺的政界名人基洛夫為原型改編的電影《偉大的公民》（劇中主角改名為沙霍夫），這個本子是中華書局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由M·布列伊曼等人合著，裏面附有多張電影劇照。應當說，這些舊書是我接觸到的第一批與編劇有關的電影著作。

為進一步了解戲劇理論，我還淘到一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三），這是中國電影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裏邊收錄的是斯翁的重要著作《演員的自我修養》；此外，我也開始留意西方另一派戲劇理論，即與斯翁的「沉浸派」相對立的布萊希特「間離派」的理論。我淘到一本《布萊希特論戲劇》（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如獲至寶——因為書中有一個單元專門論及中國戲劇，如《論中國人的傳統戲劇》、《中國戲劇表演藝術中的陌生化效果》，等等。這個德國人的觀

點令我驀然發現：原來在外國人眼裏，中國最純粹的「土特產品」，其實是很高級的，其「間離效果」竟是與生俱來的。

除了電影，我也淘了一些電視劇的書，如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二初版的《電影與戲劇》（電視劇專輯），裏面不僅收錄了十幾個當時走紅的國內電視劇名作，還收錄了法國電視劇《小法岱特》、意大利《蜘蛛的戰略》等外國劇本和研究文章，還有一篇對國外電視劇的綜述。另外一本同類書，是美國人加爾文·斯卡洛斯基編的《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從小說到電視劇》（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初版），他把八篇美國短篇小說與根據這些小說改編的八個電視劇本合編在一起，讓讀者一目了然地窺視到從小說到劇本的門徑和奧秘，這對我這類心裏埋藏着編劇夢的年輕人來說，實在如解渴之甘泉也。

既有甘泉之滋潤，又做了這麼長時間的「案頭作業」，那我這個「編劇夢」能否實現呢？其實，不用我回答，讀者諸君一看本文標題就已然明白了。不過，我還是要坦白兩個一直秘而未宣的事實——這是我最近實現編劇夢想的兩次良機：

一次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擔任天津日報政教部主任時，記者劉敏寫了一篇關於殘疾人劉士鉞刻苦鑽研音樂考古，將中國骨笛用數種文字推向世界的感人故事，文章的題目叫《生命交響曲》。文章見報後，立即引起一位電影人的濃厚興趣，他就是電影美術師童景文。他長期供職長影，一九七九年才調到天津電影製片廠。他給我打來電話，說自己當了一輩子美工，最大的心願就是獨立執導一部影片，圓一個導演夢。眼下，只缺一個劇本、一次機會。讀了你們的文章，我覺得機會來了，

編劇夢碎

侯 軍

我要約你們——你和劉敏——給我寫一個好劇本，我有信心把這個人物拍成一個精彩的電影……就這樣，我們開始籌劃這個電影，童導幾次約我們到他家商議劇情，我們也數易其稿，列出了詳細的故事梗概，甚至對邀請哪位演員都開始議論了。一切看似順利，孰料半截翻了船——那天，忽然接到電影製片廠的一個陌生電話，說是領導已經把這個片子的導演任務交給他了……我和劉敏都震驚了，忙問：「那童導呢？這個項目從無到有，一直是童導在操辦呀！」對方輕描淡寫地說，他，只是個美工，怎麼能當導演？他已經不再管這個項目啦。

這是我第一次直面電影圈內的錯綜複雜鉤心鬥角。我和劉敏當即決定：沒有童導，這個項目我們寧可不做。

另一次機會發生在九十年代初，當時我剛出版了一本描寫假畫販子詭騙藝術家，並由此引發一場兩岸打假的紀實文學。這個新穎的題材立即引起了導演黃健中的注意。當時我正在家中養病，忽接電話說是黃導已到我家樓下，我連忙下去迎接，只見兩位中年人正從一輛北京牌照的汽車上下來。當時黃導剛拍完電影《小花》，我在電視上看過他的節目，一眼就認出了他。他把同伴介紹給我：「這是我們北影廠的編劇江懷延。」我給他們倒了茶，他們就開門見山直奔主題——江說，我們看了你的書，很感興趣，也跟廠領導做了匯報。黃導很想把這個故事搬上銀幕，問你有沒有意見？我當然沒意見。黃導接着說，我們這次就是想先定下這本書的改編權，你如果願意，也可以一起參與編劇。說着，他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這是先付給你的一千元訂金……」

然而，黃導他們離開以後，卻沒了音信。

幾個月後，我找出江懷延留給我的名片，大着膽子給他打了一個電話探尋，他在電話中有些支吾，只說這個項目上邊還沒批覆，讓我再等等……遺憾的是，我一直沒等到回覆。這次編劇夢又無疾而終了。

有夢的人生，終究是美好的。無論最終是夢圓還是夢碎，都比無夢要好。如今，我已到了「無夢」的年輪，回眸望去，青春的幻夢依然停留在來時路上，閃着點點螢光。



▲（左上）《銀幕上的蘇軍形象》，B·日丹著；（右上）《蘇聯電影教育》，亞力山大洛夫等著；（左下）《偉大的公民》，M·布列伊曼等著；（右下）《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從小說到電視劇》，加爾文·斯卡洛斯基編。作者供圖

「白如玉 明如鏡 薄如紙 聲如磬」



柳絮紛飛

小冰

端起景德鎮買回來的碗，總想起「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說法，這是對景德鎮瓷器產品中青白瓷恰如其分的概括。

景德鎮古城「陶陽里」，裏面大街連着小街，小街連着巷子，巷子套着院子。參觀遺址和古宅，欣賞現代作坊，購物看展品，一路走來緊扣生活，很容易下手買一點，輕輕鬆鬆玩一天，時間不嫌多，很好逛。

陶瓷的誕生在於火，上古世紀，火帶給我們的祖先溫暖和勇氣，在用火燒食物的同時，他們發現經火燒過的泥土變得堅硬，這便啟示了他們用燒製的器皿裝食物。把泥土捏成碗、盤、罐、缸，經火燒變硬。後來發展至白瓷、青瓷、青花瓷、唐三彩、玲瓏瓷、景泰藍，圖案像花鳥水草、九龍鳳、雙龍戲珠等等。中國陶瓷最早能追溯至新石器時代，沿海發現的南宋古沉船，說明中國瓷器很早已銷往西亞、中東和歐洲。

玲瓏瓷，是我的最愛，那是一種帶鏤空的瓷器。在生坯上鏤出孔洞，在孔洞裏填入釉，經火燒過，釉變得像玻璃似的半透明，光線在孔洞之間閃爍，像螢火蟲般隱約，人一看就心生愛意。泥土竟然可以做得這般精緻。

侄兒阿彪，是一家大型瓷器廠的工程師，他用專業知識給我們講解陶瓷的製作原理，從新石器時期的原始陶罐，到現代工藝的精湛產品。他講的裂紋釉頗有意思，出爐的產品在冷卻過程中發生裂紋，裂紋原本是瑕疵，結果歪打正着，一經處理即成為一種難得的工藝。他講的「應力釋放」「溫差效應」「釉下釉上」，就聽不懂了，只知道很複雜，要由匠人們專業伺候。

景德鎮瓷器為什麼名聲在外？它在於研發和製作的連續性。元代，當全國很多窯廠衰落擱淺時，景德鎮的瓷器業還欣欣向榮。高嶺土是那時發現的，將之與當地的瓷石混合使用，發明出二元配方，提高了燒製溫度，克服了變形難關，為後來製造大件瓷器奠定了基礎。二元配方，是陶瓷史上一次重大革命。

陶瓷最輝煌的年代之一在清朝，從開朝皇帝到末代皇帝，產品各具特色，特別是康乾盛世年間。而今，龍窯、官窯、民窯不分等級了，統統為民眾所用，為世界所用。就我所知，世界各地但凡有個博物館，幾乎皆有中國古代的陶瓷瑰寶。

在「窖工飯」餐廳吃一頓飯，身穿唐裝的服務生把飯菜擺在長長的木板上，人未到，飯菜已經送到我們面前，跟着他一聲吆喝「開飯了」，看上去像演古裝戲。「窖工飯」餐廳開在一個舊窖子裏，那條長長的木板，是擺放瓷胚的工具。那一頓午餐，吃得頗有儀式感。



君子玉言

小杳

光！」生日年年，然而生我的人已不見。我沒有吃蛋糕長壽麵，沒有主動跟任何人提起。母親不在了，生日反而加重了我的思念。

節氣已小雪，故鄉仍在秋。姐姐鼓勵我用這段時間去學車，轉移一下心思。教練帶我路過剛剛收割過的稻田、迎着遠山外的晚霞，世間萬物都很美。這萬物生長的美好，我替媽媽在看。

送別母親後，我遲遲不願離開故鄉，也不敢離開。除了要按風俗給母親祭供，心理上，總感覺母親還在，母親的溫度還在。我看着老橋、河柳、晚霞，這些熟悉的場景，都與母親相關。

走上橋回頭看，母親無數次站在家門口，我們在橋上與媽媽互相揮手告別……站在天井，母親養的花，經歷酷熱漫長的夏天又緩過來，滋生出新綠。母親曾經跟鄰居講述洛神花開起來多麼好看，還送給李外婆一枝……站在廊簷下，母親曾經在這裏曬衣服、晾魚乾，母親曬太陽坐的藤椅還在……

女兒說，上一條朋友圈還有外婆的留言：去哪裏玩了？感覺外婆還住在老家的老屋裏，看看書養養花，刷刷微信，與我們聊天互動，無一遺漏地給我們的朋友圈點讚。

穿街走巷賣菜的老伯，走到老屋前，習慣性地朝屋裏張望，大聲問「小白菜要勿要？」以前母親經常買他的菜。我走到門口，老伯又問了一句，過去我會問媽媽要買什麼菜嗎？此刻，我不知怎樣回答，倉促間

用蹩腳的家鄉話回了句「勿要呷」。賣菜老伯不知母親已走，我也不可能告訴他。

生活看起來一切如舊，但沒有了母親，生活與過往又不一樣——街頭熙熙攘攘，很是熱鬧，但沒有了母親的聲音，我總覺得這個熱鬧太嘈雜；一街之隔的老城很安靜，老巷老街經歷了太多歲月，也會沉澱一切。我喜歡這樣的安靜，但安靜中，沒有了母親的身影，安靜顯得空落落的。

蒞蕓專程從北京坐高鐵來看我，我帶她在老城轉，在老街區老台門老橋頭各種拍照，午餐在社區大食堂五十元五個菜兩碗飯。邊逛邊吃蘿蔔絲餅、黃酒冰棒……天氣很好，陽光藍天，逛着聊着，講父母的家世，講這段時間的體悟，交流各自心底的心結與感傷。這是母親走後半個月來，我第一次講這麼多話。閨密的陪伴，讓我有機會梳理自己的情緒和思緒。人們常常祝福快樂，其實快樂真的挺難的，尤其是經歷越來越多的事情之後，開懷大笑能有幾多？能做到平和就很好了。

晚上睡在家裏，偌大的屋子，我一個人，並不覺得冷。收拾母親遺物時，發現我的好多習慣，不知不覺遺傳自母親：愛用手



▲老城一角。

作者供圖

絹，喜歡用好看精緻的盒子放東西……我睡在媽媽的床上，穿着媽媽的睡衣，蓋着媽媽的被子，用媽媽的梳子梳頭，早晨醒得很早，一反我自己的作息規律，竟同媽媽的一樣了。

母親的遺物，與她近九十年的人生相比，並不多。衣服我和妹妹能穿的都拿走了，我還翻出了母親的毛衣針和未完成的織物。母親手巧，是打毛衣好手，我們小時候毛衣都是母親織的。前年，聽說小寶那邊冬天冷，母親不知什麼時候悄悄織了六雙毛襪。小寶回國時，八十多歲的老外婆拿出毛襪和一萬塊錢。小寶收下毛襪，把錢硬塞還外婆，說毛襪我一定要的，錢外婆自己留着用……祖孫相擁，年齡和身高差萌萌的，如今想起這畫面，又溫馨又傷感……

女兒說：外婆不在了，××這個城市，好像一下子就成了符號，成了與其他城市一樣的地名。今後再去，只是個遊客吧？我也問自己：再回老家，還有什麼意義呢？

這個城市，父親參軍離開了三十八年、母親因工作離開過三十三年，此外，他們出生和大半輩子的生活都在此。我的根終究在這裏。

「節哀順變」，母親走後，所有人都勸我接受，我也努力說服自己。但我知道我的心底有一個洞，不可能癒合。我只能帶着這個洞活下去。早晨起來看着媽媽的遺像，凝視媽媽慈愛的眼神，問候「媽媽早安」；學車有點焦慮時默念「媽媽保佑我」，果然平靜下來；在某個無聲無息的瞬間，突然淚流滿面——路過一個熟悉的地方、看見一個似曾相識的背影、想起母親的一句話……母親臨終前，我悄悄剪下母親鬢角後的一縷頭髮藏在包裹，這縷花白的頭髮好像帶着母親的溫度，留着母親的氣息……

媽媽，永遠留在我的心底吧，我會帶着您好好生活，同您一樣堅韌、精彩。但媽媽的聰慧能幹，我可能無法企及了。

追憶王火老師（下）



人與事

慕津鋒

王火老師年輕時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新聞記者，最讓我欽佩的是，他是抗戰勝利後中國最早一批開始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的記者。在審判日本戰犯谷壽夫時，他第一次見到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李秀英，當時的李秀英用圍巾半遮着自己滿是刀傷的臉，在丈夫的陪同下她勇敢地走進法庭，為人們講述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種種反人類暴行。李秀英的勇敢講述給王火留下了深刻印象。為了更真實、更詳實地報道日寇罪行，他隨後對李秀英進行了多次專訪。隨着採訪的深入，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這位中國婦女曾經遭受過的傷害。「她本來肯定是位端莊優秀的姑娘，但我看到她時，她的面部近乎《夜半歌聲》中的宋丹萍，鬼子兵用刀割損了她的鼻子、眼皮、嘴唇和面頰。她用一條長長藍灰色圍巾包裹住大半張臉。」但李秀英最讓王

火感動的是，她的勇敢與無畏，她敢於站出來，出面控訴指證日寇對她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她不僅是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和倖存者，更是英烈奇女子，堪稱代表中華女性為民族氣節和正義殉身的聖女。」其後，王火老師寫出了一系列有關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和審判日本戰犯的重磅報道。

王火老師酷愛文學創作，新中國成立後他更是筆耕不輟，開始創作一系列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文學作品，如《英雄為國——節振國和工人特務大隊》《霹靂三年》《外國八路》《東方陰影》等，其長篇巨著《戰爭和人》（三部曲）是其代表作。為了創作這部作品，他傾注了自己近三十年的時光與心血。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年輕的王火被分配在上海總工會工作。那時他就想以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抗戰歷史為素材，創作一部

反映中國人民偉大抗日戰爭的作品。他希望通過這部小說反映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社會的變遷和人物命運，尤其是國民黨內部的腐敗與鬥爭，以及普通民眾在戰爭中的掙扎與覺醒。自一九五一年，王火便開始利用自己的業餘時間，動手創作。這部小說的寫作隨着王火工作的調動，從上海寫到了北京。為了加快創作進程，他把工作之餘的所有時間幾乎都用上了，他不看電影不逛名勝，一寫就是十幾個小時。為了讓自己專心寫作，他有時還會將自己的腿腳在桌旁。一九六一年，歷經十年，已經三十八歲的王火終於完成一百二十萬字的初稿，出版社認為這部作品「是百花園中，一朵獨特鮮花」，認為該書極具出版價值。但後來因故該書的出版被一直擱置，手稿也被毀之一炬。直到一九七九年事情才出現轉機，在編輯朋友黃伊、于硯

章的不斷鼓勵下，王火決心開始重新創作。但在創作過程中，王火老師為救小孩遭遇了重大傷害，幾次手術後左眼還是最終失明，醫生告訴他：今後要少做費腦子和有損視力的工作。但王火老師實在無法割捨自己對這部作品的感情，沒過多久，他又悄悄拿起筆繼續自己的文學創作。他決定用自己僅有的一隻右眼堅持寫作，他一定要完成《戰爭和人》三部曲。一九九七年，《戰爭和人》三部曲高票榮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王火老師以自己的勤奮與堅韌，為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長篇小說創作出這樣一部長篇巨著。

雖然王火老師走了，但我相信他留給世間的文字將會長久地銘刻在中國的歷史中，他對中國當代文學事業的貢獻，我們將永遠銘記！